“速成”的圈套

——艺术培训乱象调查

张兴华

今年,选报播音主持专业的汪莉始终没有等到合格证书的到来。她找出春节前到北京某培训中心参加培训时签的“包过”协议书,拨打协议书上的手机号欲问个究竟,听到的回音却是“你拨打的是空号”!

据汪莉诉说,自己文化课成绩不好,音、体、美也没啥特长,在老师和父母的劝说下,她只好选了播音主持专业。她报的是“特训班”,时间是3个月,培训方承诺:名师上课,签协议“包过”,培训费两万元。“现在钱花了,专业没有过,找谁去啊?”汪莉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像汪莉这样上当受骗的艺考生还有很多。

艺术培训机构是如何欺骗考生的?又是谁在误导考生?

“包过”协议只是诱饵

目前,艺考培训名目繁多,广告宣传铺天盖地。登录百度网站以“艺考培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搜索结果达169万条,其中绝大部分是夺人眼球的广告宣传。“名师上课”“考官指导”“快速提分”“专业速战”“协议包过”……打开培训机构的网页,大多充斥着这样的承诺语。家在济南市平阴县的汪莉,就是在这些诱人的承诺下,走上被骗之路的。

“2012年1月10日,寒假统考成绩公布,我考了405分,在全班67名同学当中排在第55名。这意味着走普通文化课高考之路根本上不了本科。于是,在老师和家长的动员下,我决定参加艺术高考。当时挺迷茫,有病乱投医,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查信息。”汪莉回忆说。

“我在北京明星艺考培训网页上看到‘通过率100%’的承诺后,真动心了,马上点击了‘报名咨询’,顺着网站页面上的指引,我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我没有音乐和美术的特长,能报考艺术专业吗?’对方立即回复:‘报考播音主持,有名师帮助你。’我又问:‘我家在济南市平阴县,到哪儿参加培训?要准备多少培训费?’对方过了一会儿回复:‘北京。考前普通班6700元,特训班两万元。’我问:‘什么是普通班,什么是特训班?’对方答:‘艺术素质有一定基础、不需要特殊强化的,是普通班;艺术素质基础薄弱、急需名师强化的是特训班,像你这样的必须进特训班。’我又问:‘能不能保证专业通过?如果不能通过怎么办?’对方回答很肯定:‘特训3个月,保证专业通过。双方签订协议,不过退钱!’……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进了圈套。跟父母要上钱,到北京参加了3个月的艺考培训。谁也想不到,报考了6所大学,没有一所能拿到‘过关证’。退钱?上哪儿找他们去啊!”汪莉一脸的焦灼和无奈。

“在圈内,用‘包过’做噱头招揽艺考生已是公开的秘密,我们也是上当过来的。”现在正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的魏凯说,“只是上当的人像哑巴吃了黄连,有苦难言;没有上当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己无关,谁去较真?”

超七成人“被艺考”

目前,对于艺术培训的指责,除了培训机构外,还有很多是针对学校的。一些艺考培训机构和普通高中勾结在一起,共同误导考生。每年临近高考还有半年多时间,有些学校就动员成绩不好的学生去考艺术专业,培训机构便派车到学校来拉学生去参观。组织学生去参加艺考培训学习,班主任老师和美术老师可以按人头拿到提成。针对一所普通高中的抽样调查显示:“被艺考”的学生占73.5%。就是说,在艺考大军中,有七成以上的考生不是自愿的。

济南文化路珠江琴行的店主李先生,3年前曾在泉城一家艺考培训机构负责招生。他说:“艺考培训机构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光靠在网上和其他媒体做广告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高中携起手来。一旦合作成功,就不愁生源了,少则几十个,多则几百个,规模效益就上去了。”

“普通高中是追求高考升本率的。学校把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剔出来单独编班学艺术,可以提高升本率。这样做具体来说对学校有两个好处:一是好管理,没有差生捣乱了,减少了对成绩好的学生的迎考干扰;二是集中对差生进行艺术辅导训练,也的确能‘拔’出一部分人考上艺术本科。这些年高校也瞅准了这个机遇,增加了艺术招生计划,什么‘文化管理’‘艺术设计’之类的专业纷纷出笼,无形之中增加了艺考的热度。”李先生分析得头头是道。

“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团结和调动三部分人的积极性。一是学校领导,最好是校长,校长同意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二是中层领导,特别是教导主任,教学管理、课程安排、考试评价,都由教导主任负责,这是个重点人物;第三就是音、体、美教师和班主任,音、体、美教师从专业技术层面做思想工作,有说服力,班主任从关心和爱护学生的角度去做动员工作,有感染力。当然了,合作嘛,要双赢,必须有些物质刺激。”李先生把自己的经验和盘托出。

在校学生变“名师”

在对京、津、沪3地艺考培训学生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中,竟有60.5%的学生认为“基本学不到真东西”。

“培训没有像样的教材,大多是从教科书、教辅资料和有关杂志报刊上复印下来,东拼西凑而成的。”在某艺考培训中心,来自河南的夏威讲述了他的看法和感受,“这些所谓的培训教材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基本功训练之类的玩意儿。”

夏威是高三学生,成绩平平,一进入高三,学校老师和父母就劝他考艺术。寒假放假后,他在学校美术老师的介绍下到北京一家艺考培训中心冲刺美术。“刚报到时还信心百倍,但当看到培训教材后,心里就凉了半截。什么‘素描:老年人头像正面默写’,什么‘色彩:全默写(菜坛子、白盘子、白菜大葱、西红柿)’,什么‘速写:三到五人场景默写’,等等,这些都是平时美术教师布置的作业题,这些题目都能从网上搜到。”夏威无奈地说。

“给我们上课的大部分是些在校生。他们缺乏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只好拿自己说事儿,介绍自己当年学习体会和考试经验。有时看到我们不高兴、有情绪了,就讲讲主考官的喜好,说说注意事项。这还是好一些的辅导老师,还有一些辅导老师基本不讲话,只是布置练习题,让自己画,然后选出画得比较好的展示给我们看。”夏威越说越生气。

据了解,现在艺术院校在校生到艺考培训班上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些学生上课有了“经验”,就开始自己办班。学校对于在校生办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把培训班办到学校里,学校就不会干涉。因此,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高校集中的城市,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在校生当起了培训班老板,这些“老板”就聘请自己的同学或校友冒充学校“名师”,作为吸引学生的招牌。

艺术人才无法“速成”

“10天冲刺”“半月点津”“1月过关”“3月特训”等艺考培训广告语,其最大诱惑在于“速成”二字,它恰恰迎合了当下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急功近利的心理,这实际上严重违背了艺术教育的规律。

“艺术教育是‘慢功’。所谓‘慢功’,就是要遵循艺术人才的成长规律,必须给予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注重艺术熏陶和积淀,着眼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拔苗助长。纵览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成长历史,无一人是靠短期培训‘速成’的,就连当前媒体关注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也不是‘速成’的。他从小就热爱唱歌,自学简谱,苦练基本功,每天天不亮就到小树林里去练歌,整整练了30年。正是靠长期坚持不懈,他最终走上了《星光大道》。”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郭跃进教授说,“这说明,艺术教育是不能‘速成’的。眼下很多艺考培训班,实际上是应试教育和商业利益在作祟,它与真正的艺术教育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

当前,艺考培训乱象已经激起了学生、家长的不满和有关专家的忧虑,亟待整顿规范。不少专家和学者认为,目前关于非学历艺术培训管理仅有一些指导性文件,缺少具体的监管措施和手段,这使得监管和规范缺乏依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准入制度和办学标准,同时明确各主管部门的职责,改变艺术培训市场无法可依、无人管理的现状。

5月31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的百名小学生在西安易俗社,聆听秦腔经典曲目,体会古老秦腔的魅力。图为来自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的小演员惠亚琪(左)、何雨馨,在易俗社为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的学生们演唱秦腔《三对面》片段。 新华社记者 陈 钢 摄

知心、信任、支持——从王澍获奖看中国美院的人才观

新华社记者 方益波

中国美院教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一“建筑学界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5月25日在北京举行。可以说,王澍的成功,和中国美院对人才“同道交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澍刚到美院时,没有多少人赏识他,甚至有不少反对、贬损的声音,但是院长许江慧眼识才,将王澍视为“诗性上的同道者”,经常同游、诗文唱和,用文心来交心。

王澍读博士,许江为他写推荐信。博士毕业论文大家都说看不懂,许江为他写鉴定。王澍读博到二年级时,许江就邀请他回美院,要专为他建一个建筑系。后来王澍出任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首任院长。宁波要建美术馆,许江积极推荐他,这个作品后来成为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重要代表作。

美院建设新校园,学校将这个20万平方米的大项目全部委托王澍,许江和他一起去杭州万松书院寻找山水灵感,先后写了三首诗赠与王澍。在点睛之处,许江还和王澍一起工作。王澍说:“许江院长为代表的一群教授,像是某种心灵唱和,在影响着这个校园最后的形成。”

王澍的设计常常会引起争议和误解,美院领导坚决站在“少数派”王澍一边,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象山校园一期刚建成时,很多人传说“要看最丑的建筑吗?去象山看吧,”但是美院不为所动,坚持把二期工程继续交给王澍。此后,象山校区在国际上赢得广泛好评,成为各国建筑师们到中国必看的名作。

在美院,领导和人才之间没有上下级,而是“同道中人”,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据悉,许江至今已为教师写文章200篇,全部手书赠与。在美院,人才一点不怕领导,还和领导在学术讨论中激烈争执,有的还很爱当面骂人,一点不怕领导给穿小鞋。

中国美术学院的人才观认为,有想法有个性的人,常常特立独行,不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和理解。在这方面,领导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是最重要的,远胜于名利金钱。

王澍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他至今仍住在简陋的住宅里。他说,他的追求和钱无关,贫寒是一种美感。

许江说,使命感、知遇感、创造力的持续迸发,这些才是有水平的艺术家最看重的,只求物欲一定不会是真正的人才。

在美院,像王澍一样的人还很多。

动漫学院副院长林超教授,作为引进人才,有美国绿卡的他放弃了其他地方优厚的待遇,回美院创办了今天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动漫学院,他还是杭州发展“动漫之都”最早的创意者。由于政策限制,学校不能分房子,甘于清贫的林超就住在教学楼里。学校后来专门破例为他一个人在教学楼里装修了一间可以洗澡的卫生间,这就算是“特殊待遇”了。

中国美院和华裔法籍著名艺术家司徒立多年前合作创办具象绘画中心,美院由此成为全球最早在艺术实践领域进行理论博士培养的学校,在全球有广泛的影响。

司徒立本人没有学历,完全是自学成才,按照传统的人才引进思路和政策,很难给予多高的待遇。在刚开始合作的10年时间里,他一个月从学校只拿2000元的报酬。但是美院对他全力支持,认为其思想有重要的价值,“在这里找到创造者的家园。”

2002年,由一些知名教授大力举荐,只有高中学历的“国学奇才”王霖受邀到美院讲课。为破除制度限制,许江亲自给浙江省考试院写信,希望破格予其考博机会。2007年,经季羡林、王元化、汤一介3位著名学者向教育部联合推荐,王霖成为中国首位以技校文凭被中国美术学院破格录取的博士生。

邱志杰被招进中国美术学院时,已经是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先锋创作人。他不惜北京、杭州两地跑,成为一个疯狂投入的教学者。他说:“在教学上投入的精力越多,我在个人创作上的成果反而更加丰硕。”

院党委书记钱晓芳认为,专业和人才之间彼此吸引,是人才汇集的重要原因。中国美术学院鼓励创新,支持试验,不拘泥于制度,使专业人才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人才也会主动进入这个环境。

北京海淀启动学趣科学实践教育工程

本报讯 (记者胡芳)由北京市海淀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科学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海淀区学趣科学实践教育工程启动仪式暨海淀区少年儿童科学创新论坛活动日前在京举行。

为充分利用海淀区的科普教育资源,提高少年儿童的科学素养,海淀区联合中科院有关单位以“我探索、我实践、我爱科学、我健康成长”为主题,启动海淀区学趣科学实践教育工程,今后将陆续开展儿童周末科学课堂、假期科学实践之旅、学童院士零距离等主题实践活动。

海淀区少年儿童科学创新论坛活动中,中科院几位院士、专家与中关村二小等学校的学生就“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建设生态文明”“节能降耗,可持续发展”“少年儿童心理健康”3个主题科学实践项目进行了探讨,并一起参观了海淀区少年儿童创新成果展。

海淀区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同日挂牌成立。

宋庆龄基金会推出“百万捐书计划”

本报讯 河北省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定州营村中心校的孩子们日前收到了一份“六一”儿童节厚礼——1万册课外书籍。当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携手当当网发起的“百万捐书计划”,拉开了向全国20所学校捐助图书的序幕。主办方与通过微博征集来的北京及河北的10位公益大使,亲手将1万本图书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同时,定州营村中心校成为全国首批20家“当当网科学阅读基地”中第一个挂牌的基地。

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百万捐书计划’中指定的20家中小学校,每所学校将获得内容涉及科普、外语、励志、文艺、社科、经管等方面,适合少年儿童的1万册图书。”

为了让百万个买不起书的孩子都有书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当当网于4月11日至6月30日共同启动“百万捐书计划”,根据用户成功捐赠书籍的总额等额捐书,并承诺每所学校最少受捐1万册图书,不足1万册的部分由当当网补足。截至5月28日,共接到爱心订单872笔,总额117305.31元。 (杨晓静)

上海千种非遗多数无人接班

谢晋影视学院尝试集体传承

韩晓蓉

除了崇明扁担戏,还有一项闻名遐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港码头号子也同样后继无人,目前还在苦苦坚守的是一群头发花白的长者,无奈之下只能在网上发帖征集接班人。

非遗进高校引发学生兴趣

“我们调查了一下,上海有100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面临无接班人的窘境。大学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承担抢救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赵炳翔副教授表示,在经过考察之后,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家族传承面临断层,何不在现在的80后90后大学生中广泛推广,进行“集体传承”?在集体传承的时候,如果有一两个兴趣浓厚的苗子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接班人,就可以把上海的传统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上师大老师把学生带到了三林,感受三林舞龙,参观三森绣庄等地方,还把上海港码头号子以及海派魔术请进校园,手把手地教学生。在去考察和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这些80后90后大学生都大开眼界,“民间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很多学生立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翁敏华教授是著名的民俗专家,她在日本学习过,也经常到韩国进行访问,“在日本和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相当重视,大学里都有专门的社团和专业,至少认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和发扬光大,每到节日都会一个不落地进行宣传和表演。国内这方面的意识还未觉醒,现在应行动起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民俗的东西作为重要支撑。”翁敏华教授表示。

“我们今年先在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进行挖掘,接下来还会扩展到上海的其他区县,上海全市都挖掘好后,也希望扩展到全国,我们的目标是化解非遗无接班人而面临失传的困境。”赵炳翔谈及他们的计划,信心满满。

白发老者默默坚守

崇明扁担戏,被列入第一批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崇明县中兴镇住着扁担戏的传人朱雪山和其堂弟朱顺发,他们都是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扁担戏的手艺,如今两人都已经50多岁,本来希望传给儿子,儿子虽然学了一点,最后却不愿意继承,“我们半年都没有表演了,一场表演只有40到50元的费用,年轻人当然不愿意。”朱顺发的儿子去开出租车了,朱雪山的儿子也在乡里找了别的工作。“我们的扁担戏演了30年了,但是扁担戏传不下去就可惜了。”朱顺发说。

戏曲儿童剧《九尾玄狐》上演

本报讯 由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中国少年京剧团创演的大型儿童神话剧《九尾玄狐》,5月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为小朋友们送上了一份“六一”礼物。

据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校长徐超介绍,《九尾玄狐》是该校中国少年京剧团的首个娃娃京剧作品,自2010年7月创排以来,已在北京公演30余场,成为该校打造“娃娃品牌”的一个亮点。

该剧改编自传统京剧《青石山》,是一出在继承保留原剧精华的基础上,借鉴现代表现方式,顺应当代孩子的欣赏趣味排演的娃娃京剧。该剧成为文化部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剧目展演中唯一由学校创排的儿童剧目。

此次演出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与长安大戏院在2011年年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推出的第一个“六一”演出季,得到了长安大戏院的大力支持。为了普及国粹艺术,该剧的票价远远低于一般商演。而演出开始前,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小演员们还在剧院大厅开展系列活动,为小观众们讲解京剧知识、勾脸谱、穿戏服等。 (汪建根)

“音乐启蒙工程”惠及10万贫困儿童

本报讯 由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等发起的“儿童音乐启蒙工程”日前启动。活动旨在改善贫困地区无音乐、少音乐现状。

今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的《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小学音、体、美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47所贫困学校的2066名学生,79%没有音乐用品,86.7%没有专职音乐教师。这组数据让盛中国等艺术家震惊,当即决定用普及音乐的形式,以文化化人,还孩子们心灵一片绿洲。

据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项目负责人介绍,“儿童音乐启蒙工程”启动后将采用义演募款、接受捐助等形式继续筹集善款,推广“百市千县万所音乐教室”的援建活动。

“我们还会安排十几位老艺术家以及专家对300多名音乐教职人员进行培训。”该负责人透露,中西部部分贫困地区近10万贫困山区儿童将受益。 (何 光)